

● 青少年必读图书

(法国) 让-亨利·法布尔 著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SHIJIE DONGWU WENXUE JINGDIAN

编译 / 黎阳

昆虫记

▶ 丛书总主编 许钧 吴文智 ▶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法布尔在这本书里用极其细腻、生动和幽默的笔调，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奥秘和生机的昆虫世界。那些我们熟悉却又陌生的昆虫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变成了有血有肉、甚至有感情的生灵。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诗般美妙，堪称科学与人文完美结合的典范，历经百年仍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图书

(法国) 让-亨利·法布尔 著



昆虫记

Kunchong ji

编译 / 黎阳

► 丛书总主编 /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 胡正义 吴文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让-亨利·法布尔(Fabre, J. H.)著;黎阳编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3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ISBN 978-7-212-03763-5

I. 昆… II. ①法… ②黎… III. 故事—作品集—法国—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433 号

世界动物文学经典

昆虫记

[法国]让-亨利·法布尔 著
黎 阳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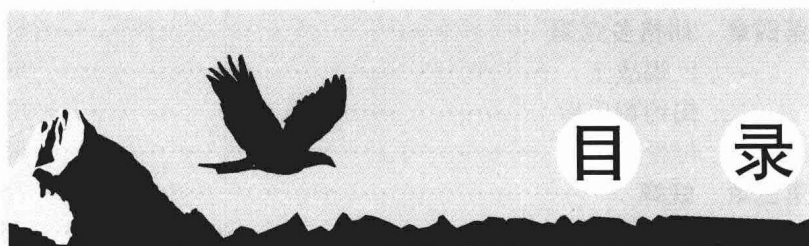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胡正义
策划编辑:胡正义 吴文智
责任编辑:孙文波 吴 筠
特约编辑:卢 月
封面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 字数:140 千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63-5 定价:11.5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蝉	1
一、蝉和蚂蚁的寓言	1
二、金蝉脱壳	3
三、纵声高歌	6
四、破卵而出	11
第二章 螳螂	17
一、高雅与凶残	17
二、虚张声势的战术	20
三、欲与死	23
四、“铁格奴”	25
五、弱小与强大	29
第三章 蜘蛛	33
(一) 纺织能手圆网蛛	33
一、纺织能手的技艺	33
二、黏性十足的纺织网	36
三、网中的“对数螺线”	38
四、脚下的电报线	42
(二) 凶残毒辣的纳尔仓那狼蛛	45
一、见血封喉	46
二、守“洞”待“虫”	48
三、母性的光辉	50
四、和妈妈在一起	51
五、独自去远方	54
(三) 不结网的蟹蛛	55

第四章 朗格多克蝎	60
一、巨蝎战士	60
二、蝎约黄昏后	62
三、母爱无边	68
第五章 蜣螂	76
一、圣甲虫推粪球记	76
二、伟大的西班牙蜣螂妈妈	80
三、粪金龟和公共卫生	84
第六章 蝶	88
一、为爱而生的大孔雀蝶	88
二、闻香识女人——小阔条纹蝶	91
第七章 黄蜂	99
一、智取蜂巢	99
二、蜂宝宝的甜蜜生活	107
三、死亡的宿命	112
第八章 蟋蟀	116
一、远离尘嚣的陋室	116
二、来到世间	123
三、右琴弓乐手	127
第九章 萤火虫	133
一、为你,点一盏灯	134
二、与你,分一杯羹	136
第十章 绿蝇	140
一、红眼产妇	143
二、神奇的液化作用	147
第十一章 天牛	151
一、天牛吃路	152
二、未雨绸缪的先知宝宝	154
第十二章 强盗红蚂蚁	158
第十三章 夜晚歌唱家绿蛸蛸儿	165
第十四章 灰蝗虫的最后蜕皮	171
第十五章 笃蘑香树蚜虫	181



第一章 蝉

一、蝉和蚂蚁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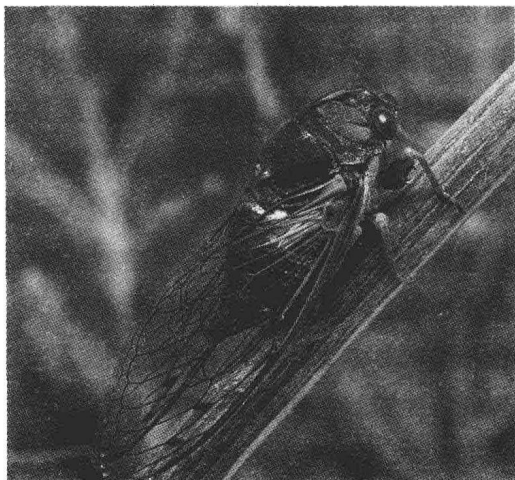
谁没听说过蝉呢？当然我们多数人并不熟悉蝉的歌声，因为它居住在油橄榄树生长的地方。但是，只要读过拉封·丹寓言的人，大概都记得蝉曾受过蚂蚁的嘲笑吧。寓言里说：整个夏天，蝉只是终日唱歌而不做事，蚂蚁则忙着储藏食物。冬天来了，蝉没有吃的，只好跑到它的邻居那里借粮食。结果蚂蚁问它：“你夏天为什么不收集一点儿食物呢？”蝉竟然毫不知耻地回答道：“夏天我歌唱太忙了。”于是蚂蚁毫不客气地说：“好啊，那么你现在就跳舞去吧！”这寥寥几句话成就了蝉的名声。而事实上，冬天根本没有蝉。而麦粒、苍蝇或者蚯蚓，也不是蝉的食物。这个寓言出自希腊，一个盛产油橄榄核和蝉的国家。而拉封·丹根本没有听过蝉鸣，也没见过蝉。他心目中的这位歌手，肯定是个蝈蝈儿。

即便在我们村里，也不会出现一个农夫，会如此没常识地认为冬天会有蝉的存在。天气渐冷的时候，他们给橄榄树培土，这时经

常可以看到挖出的蝉的幼虫。而希腊的农夫也不会是傻瓜。那么,寓言里的这个谬误是从何而来呢?古希腊的寓言家比拉封·丹更不可原谅,他因循传统却无视现实,随随便便地把蝉放到了寓言里。造成了蝉的坏名声,并且延续下来,错误地刻进了孩子们的记忆里。

我要给这位被寓言诋毁的歌唱家昭雪。我承认它是一个讨厌的邻居。每年夏天,数以百计的蝉聚集在我家门前的两棵法国梧桐上,从早晨到夜晚,不停地聒噪,使我头昏脑胀,无法聚精会神地进行思考。

在真相面前,谬误总是不攻自破。尽管有时,蝉与蚁也确实打一些交道,但是这与前面寓言中所说的情况刚刚相反。蝉并不需要依靠别人生活。它从不到蚂蚁门前去乞讨,相反地,倒是蚂蚁为饥饿所迫乞求它。说乞求,其实还不确切。事实上,它是厚颜无耻地去抢劫的。而这一点,却并不为人所知。



在炎热的季节里,蝉用尖尖的喙吸食植物甜美的汁液。

七月流火,我们这里的昆虫,干渴难耐,徒劳地在已经枯萎的花上跑来跑去地找水解渴。蝉则从容淡定,用它尖尖的喙刺入饮之不竭的甘泉。它坐在小灌木的一根细枝上,一边不停地歌唱,一边将喙刺进汁液饱满的树皮,美美地畅饮起来。



继续观察，我发现附近很多干渴的昆虫，它们发现了井里流出的甜美浆汁，纷纷聚拢而来。这些昆虫包括黄蜂、苍蝇、泥蜂和蛛蜂等，而最多的却是蚂蚁。

那些小个子想要到达井边，就钻到蝉的肚子下面。而主人却很大方地抬起身子，让它们过去。稍微大一点儿的昆虫，抢到一口，就赶紧跑开，到邻近的枝头去转一圈。它们再回来时，胆子就比刚刚大了许多，而且它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强盗，挤在井边想把主人赶走。最可恨的强盗就是蚂蚁。我看到它们紧紧咬着蝉的爪尖，拉扯它的翅膀，爬上它的后背，甚至有一个胆大包天的狂徒，竟当着我的面，抓住蝉的吸管，想把它拔开。

这位歌唱家被这些小个子弄得不耐烦了，就冲着这伙强盗撒了一泡尿，无奈地逃走了。蚂蚁才不在乎这种侮辱，它们要的是这口井。没了蝉的水泵汲水，这口井很快干了。于是蚂蚁们再等下次机会，趁机再痛饮一番。

可见，事实正与那个寓言完全相反。蚂蚁才是无耻的乞丐，而甘愿与不劳而获者分享食物的是蝉。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证明寓言确实颠倒了角色。五六个星期的歌唱后，蝉身衰力竭，从树上掉了下来。太阳晒干了它的尸体，这时被蚂蚁遇上了。它们就把它肢解，分成碎屑，用来充实它们的贮备。甚至，我还看到，垂死的蝉的蝉翼仍在尘土中微颤，就有一队蚂蚁将它残忍地肢解。这才是这两种昆虫之间的真实关系。

二、金蝉脱壳

临近夏至时，第一批蝉出现了。在人来人往、被太阳烤晒的小路上，地面上出现了一些指头般粗大的圆孔。蝉的幼虫就通过这些圆孔爬到地面上变成蝉。这些孔通常位于特别干燥且阳光充沛的地方，特别是道路两旁。

地穴的直径约两厘米半，四周没有一点儿浮土。地穴深约四厘米，圆柱形，根据土质情况而略微有些弯曲，但总体上近于垂直，底部密封，四壁光滑，没有同其他地道相通的痕迹。能够自由地在洞内爬上爬下，对于幼虫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它要爬出去时，它必须得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所以它要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来做一道坚固的墙壁，方便它上下爬行。

在洞穴的顶端，它留着手指厚的一层土，用以保护并抵御外面空气的变化，直到最后的一瞬间。只要有一些好天气的消息，它就爬上来，利用顶上的薄盖测知天气情况。如果外面天气不好——这对幼虫蜕皮成蝉是极其不利的，它就退回到洞穴底端耐心等待。但是如果天气温暖，它就用爪子推开天花板，爬到地面上来了。

根据地穴的深度和直径测算，幼虫挖土约有两百立方厘米。但泥土都搬到哪里去了呢？干燥的泥土，又是怎样被弄成泥浆涂在墙壁上的呢？

蝉在地下要呆四年。幼虫是个流浪儿，它从远方而来，把自己的吸管从一个树根插到另一个树根。它把地穴建在含有汁液的植物根须上，从这些根须中取得汁液，并用它来做灰泥。洞穴是在干土中挖成的，如果土一直保持干燥，就很难压紧压实，也不利于幼虫在地面爬行。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刚从洞里爬出来的幼虫身上总要带上点或干或湿的泥土，就像是一个刚刚掏完阴沟的清洁工。原以为会看到它满身尘土，但它却是一身污泥。

我挖出一只正在挖洞的幼虫，它的颜色比我通常看到的出洞的幼虫要苍白许多。它的眼睛非常大，特别白，浑浊不清，无法看清东西。而出了洞的幼虫的眼睛则是黑色的，闪闪发亮，能看清东西。因为这时它们需要去寻找可以用来蜕变的悬挂树枝，而在黑乎乎的洞中视力则毫无用处。苍白的幼虫比成熟时体型要大，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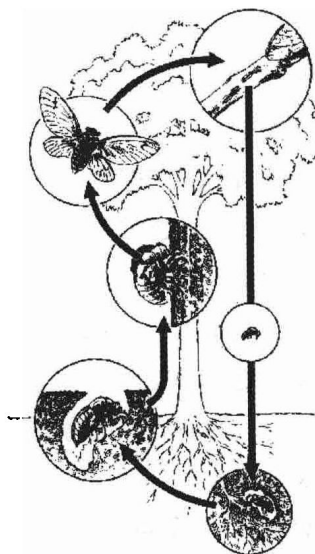
体里充满了液体,就像是患了水肿。用指头捏住它,它的尾部就会流出清亮的液体,弄得浑身湿漉漉的。为了方便下文描述,我在此就称它为尿吧。

这个尿液可以解释我们前文的疑问。是的,幼虫正是用它来制造泥浆的。它在向前挖掘时,随时将浮土浇湿,使之变为糊状,再用身体将它压贴在洞壁上。这种湿土便糊在了原先的干土上,形成泥浆,渗入泥土缝隙中去了。最稀的泥浆渗透到最里层,余下的被幼虫再次挤压,涂在空余的间隙中。这样,洞穴便畅通无阻了,一点儿浮土都没有了。因此,我们看到的幼虫出洞时

浑身泥污。成虫虽然摆脱了矿工的工作,但是却保留着尿袋用来自卫。当它感觉遇到危险时,便向对方射一泡尿,然后迅速飞走。虽然蝉性喜干燥,但在它的两种不同形态中,都是了不起的浇灌者。

出洞口被捅开之后,幼虫大张着嘴呆在那儿,就像是被钻头钻出的一个孔。出了洞,幼虫在周围寻找一个支点,如细荆条、百里香丛、灌木枝等等。找到之后,它便爬上去,用前爪牢牢抓住,头高高昂起。如果树枝很小,两只前爪的力量已经足够;反之,如果树枝有地方的话,其余的爪子也会撑在上面。接着,它休息片刻,让悬着的双臂变硬,成为坚不可摧的支撑点。

这时,它的中胸从背部裂开来,几乎与此同时,前胸也开始裂开。一只浅绿色的昆虫慢慢展现在眼前。接着头罩从眼前横向裂开,露出它红色的双眼。裂开后的绿色蝉体鼓胀,在中胸形成鼓



蝉的一生——从卵到成虫的过程。

泡。由于血液的流动，鼓泡缓缓颤动。刚开始我还看不出鼓泡的作用，很快我就发现在这样的作用下，护胸甲从两条阻力最小的相交十字线间裂开。现在头和前爪都从壳里解放了出来。蝉体是水平挂着的，腹部朝上。外壳大开，后爪最后解放出来。蝉翼还涨满了液体，皱皱巴巴，像是弓状的残肢。蜕变的第一阶段只需要十分钟。

相比之下，第二阶段要相对漫长些。蝉体只有尾部还嵌在壳里。蜕下的皮继续附在树枝上，迅速变得干硬，并保持着刚刚蝉体破壳时的姿势。这为蝉的下一个动作提供了着力点。这时的蝉体淡绿带黄，它垂直翻身，头向下。此前皱巴巴的蝉翼在体内液体的涌入下，现今伸直了。接着，蝉以难以察觉的动作，凭借腰部的力量又将身体翻转过来，恢复头朝上的姿势。它的前爪抓住空壳，用力将尾部从壳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耗费了半小时的时间。

此时，它们与之前判若两人。双翼湿润、沉重且透明，上面有一条条浅绿色的脉络。胸部略呈褐色。身体的其余部分呈浅绿色，还有一处处的白斑。这小家伙需要长时间沐浴在阳光下，等待最后的成熟。将近两小时过去了，它只是用前爪钩住旧皮囊，而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微风吹来，它随风轻轻飘起，还是那么翠绿，那么脆弱。最后，它的体色终于变深，越来越黑，半个小时后便完成了体色改变。上午九点时它悬在树枝上，到中午十二点半时，它振翅飞走了。

蜕下的旧壳质地坚硬，除了背部的裂缝外，毫无破损，并且牢牢地挂在那根树枝上。晚秋的风雨都没能把它吹落，有的甚至一整个冬天都挂在那儿。

三、纵声高歌

在村子附近，我可以收集到五种蝉：南欧熊蝉、山蝉、红蝉、黑

蝉和矮蝉。前两种十分常见，而另外三种则较为稀少。其中，南欧熊蝉个头儿最大，最广为人知，通常描述的也是它的发音器官。

在雄蝉的胸部下，紧靠后腿的后面，有两块很宽的半圆形大盖片，右边的有一点儿覆盖在左边那片上，这就是它发音器官的音盖。掀起音盖，你会发现它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空腔，普罗旺斯人把它叫做小教堂。这两个小教堂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大教堂。每个小教堂前面有一层柔软的黄色乳状膜挡板；后面是一层干燥的薄膜，薄膜就像肥皂泡那样，呈现出七彩的彩虹色，普罗旺斯人把它叫做镜子。音盖、大教堂和镜子，就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发声器官。但事实上，这些并不是蝉的发声器官。如果你剪去音盖、打破镜子、撕碎那层黄色薄膜，蝉的歌唱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改变了它的音质，降低了它的声音而已。

真正的发声器官其实另有所在。在两个小教堂的外侧，蝉腹背交接处的边缘，有一个半开的纽扣大小的孔。小孔受角质外壳限制，而音盖又将它覆盖了起来。我们把这个小孔叫做音窗，它通向另一个空腔。这个空腔比毗邻的小教堂深得多，也窄得多。紧靠后翼连接点的地方，有一个微微的隆起物，大致是椭圆形的，哑光的黑色使它在周围带有银色绒毛的表皮中显得非常突出。这个隆起物就是音室的外壁。

在音室上打开个缺口，发声器官的音钹就出现在眼前。它是一块干燥的薄膜，白色，椭圆形，外凸，有三四根褐色的脉络分布在上面，增加了它的弹性。这个音钹牢牢固定在周围坚硬的框架上。想象一下，把这块凸起的音钹往里拉，拉得凹下去一点儿，又在那褐色脉络的弹性下迅速地恢复到原来的凸起状态。于是，声音就在这来回的振荡中发出来了。

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整个巴黎都迷上了一种可笑的玩具。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玩具叫做噼啪或者唧唧。它是一根短钢片,钢片一头固定在金属座上。用大拇指把钢片挤压变形,再放手,让它弹回去。于是,钢片就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发出烦人的叮叮当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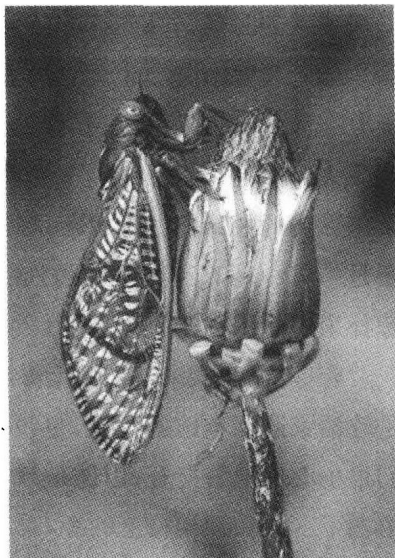
蝉的膜状音钹和这钢片有着相似的发声原理。但是,噼啪借助大拇指的压力来变形,而音钹的凹凸是在怎样的作用下变形的呢?奥妙就在那层黄色薄膜后,撕破它就可以看到两条粗壮的肌肉柱。淡黄色的柱子像V字形一样相连,V的结合处立在蝉腹背的中线上。与V字顶部两端相连处有两根又短又细的带子,这两根带子就连接着对应一侧的音钹。这两根肌肉柱的张弛伸缩牵动上面的两根带子,拉动各自的音钹,随之任由其弹回去。于是,这两个发生片就开始振荡发声。

你想证实一下这个发声器官的能效么?很简单,用镊子夹住其中一根肌肉条,小心拉动。于是,这位死去的歌唱家又开始歌唱了,但声音很小,因为共鸣器必须由活的歌手来控制操作。反之,如果你要把一只活蝉弄哑呢?折磨它是没有用的,它仍旧会不停高歌。敲碎镜子,砸破小教堂,都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你将一根大头针从我们称为音窗的侧孔刺进去,刺一下音室尽头的音钹。这样尽管蝉还是像刚刚一样活蹦乱跳,但是它已经沉默下来。不知内情的人都对我的针刺法惊叹不已。巧妙的针刺一下,对蝉几乎没有什么危险,却比剖开蝉的肚子还有效。

蝉的音盖牢牢嵌在身上,本身是固定不动的。它腹部的鼓起和收缩使得大教堂打开和关闭。肚子收缩的时候,盖板恰好堵住小教堂和音室的音窗,因而声音显得微弱、暗哑;当它的肚子鼓起来的时候,小教堂半张着,音窗打开了,因而声音嘹亮到了极点。腹部的急速振荡变化,同步牵动音钹的肌肉柱,声音的音域也随之

变化。

在炎炎夏日的中午，没有一丝风，蝉就会把它的歌唱分成一段一段的，每段持续几秒钟，中间用短短的休止符分隔开。每一段歌声都是突然开始，随着腹部收缩越来越快，声音迅速冲上顶峰。响亮的歌声持续了几秒钟，接着逐渐降低，进而变成一种呻吟，腹部也随之休息。在腹部的最后几次收缩之后，蝉就安静了下来。这段时间的长短随具体的空气状况而变化。然后，



夏夜的蝉鸣仿佛一首首美妙的乐曲。

新的一段歌唱又拉开了序幕，那只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无止无休，不厌其烦。

蝉与我比邻而居，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我通常都看见它们在柔枝上，排成一列，歌唱者和它的伴侣比肩而坐。吸管插到树皮里，动也不动地狂饮。夕阳西下，它们就沿着树枝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寻找温暖的地方。无论在饮水或行动时，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

有时候，特别是在闷热的傍晚，蝉完全陶醉在阳光中，就缩短中间休止符的时间，甚至取消了休止符。歌声一直持续下去，就这样渐强渐弱地交替进行。大概早上七八点，它们就早早地开唱了，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夜幕降临之时它们才会停止歌唱。也就是它们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歌唱。但是，如果那天是阴天，或者

冷风嗖嗖的时候，它们就歇工一天。

蝉的视觉十分敏锐。它的五个视觉器官，会告诉它左右以及上方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要看到我们走近，它会立刻停止歌唱，悄然飞去。但是，当你站在它的背后讲话、吹哨子、拍手、撞石子时，大声歌唱的蝉却仍继续发声，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通常，要是一只小鸟听到比这些更小的声音，即便没有看见你，也早已受惊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有一次，我借来几根镇上办喜事用的礼炮，里面装满火药。就是政治家巡回竞选的时候，也没有获得这么多礼炮的殊荣呢。我们很小心地把窗打开，以防玻璃被震碎。我将炮放在门外的法国梧桐下。在头顶树枝上的蝉，看不见下面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连伪装都省了。

我们六个人等在下面，热切地等待头顶上的乐队会受到什么影响。“砰！”炮放出去，声如霹雳。可头上的那些家伙一点儿也没受到影响，仍然继续引吭高歌。它们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惊慌失措的样子，歌唱的节奏也一如往昔。又放了第二炮，它们还是没受到任何影响。

通过这个实验，是否就能断言蝉听不见声音呢？我不敢贸然下定论，但是如果胆大的人因此肯定这个推论，我也无话反驳。至少我承认一点，那就是蝉听觉迟钝，可以用这个著名的俗语形容它：喊叫得像个聋子。

那么，昆虫是否需要这种响亮的歌声来吸引对方，表露心中的爱恋呢？通过观察许多昆虫，你都可以发现，两性的靠近可以让彼此安静下来。所以，蝈蝈儿的小提琴、雨蛙的风笛和蝉的音钹，我都只看成是它们表达生活乐趣的一种方式。即便有人向我证实蝉的歌唱不是为了吸引异性、繁殖后代，而仅仅是因为表达心中的快



乐，正如我们在快乐时搓手一样，我也绝不会感到惊讶。即便在这种合唱中还有什么次要目的和那沉默的蝉有关，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迄今还没有人证实这一点。

四、破卵而出

在我周围，蝉除了在桑树上产卵之外，还在桃树、樱桃树、柳树和女贞树上产卵。但事实上，这些产卵地都不是蝉所喜欢的。通常，蝉喜欢把卵产在干的细枝上，从麦秸到笔杆粗细的都行。细枝绝不能卧在地上，而应该接近垂直，即便是断枝，也必须是直立的。枝条最好修长、匀整且光滑，以便能容下所有的蝉卵。在我所收集的植物中，蝉最喜欢的是木髓丰富的禾本科草木的枝条，还有生长到一米多高才分枝的阿福花的茎秆。无论是哪种植物，能供产卵的都必须是完全干枯的、死了的植物。即便不是死的，那也需要枝条本身就非常干燥。



正在树枝上产卵的蝉。

蝉找到合适的细枝，就开始它的穿刺工作。它用胸部尖利的工具在细枝上沿直线刺一排小孔——这样的孔好像是用针自上而下斜刺下去的，把纤维撕裂，使其微微凸起。如果雌蝉不被打扰，

在一根枯枝上，它可以刺三四十个孔。每一个孔都通向细枝髓质部分斜斜的洞穴。产卵时被钻开的木质纤维，在产卵过程结束后又重新合拢。

蝉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们之所以产这么多的卵，是为了防御一种特别的危险。经过多次的观察，我才知道这种危险是什么。就是一种小飞蝇，将它们的大小进行比较，蝉简直就是庞然大物！

小飞蝇和蝉一样，也有穿刺工具。它们位于身体下面靠近中部的地方，伸出来时与身体垂直。蝉卵刚产出，等待在一旁的小飞蝇就立刻把自己的卵注射进去。不久之后，这些卵会抢先孵化，它们将以洞穴中的蝉卵为食，取代蝉的后代，独占一间居室。这一切就发生在雌蝉身后。它只需对身后的强盗轻轻一踏，就可以踩扁它们。我曾见过三个小飞蝇同时预备掠夺一个可怜的母亲。它们就站在蝉的脚边，有的已经将针刺进蝉卵，有的还在等待继续产卵的蝉。

哦，可怜的产妇啊，你还是没有吸取几个世纪以来的教训！你的目光那么敏锐，如何就看不见身后肆无忌惮的强盗呢？你肯定看到了，那么你怎么能任由它们胡作非为呢？快转过身来，踩死这些可恨的侏儒吧！可惜你不会这样做，不会改变自己的本能。

蝉卵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南欧熊蝉为例，它的卵是白色的，具有象牙的光泽。它们是长形的，两头尖如圆锥，就像是微型纺织梭。蝉卵长两毫米半，宽半毫米，成行排列，彼此稍有重叠。九月还没结束，蝉卵就变成麦子般的金黄色了。十月初，卵的前部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栗色小圆点，这是正在成长中的小蝉的眼睛。我急切地想知道新生的蝉是如何出洞的。尽管我的探访很